



革命战士的胸怀

辽宁人民出版社

革命战士的胸怀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沈阳

革命战士的胸怀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8%

字数：68,000 印数：1—10,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388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目 录

共产党人航程远

——记共产党员、艇长崔庙林……………胡振江 贺德明(1)

在火红的阵地上

——记沈阳部队某部砖厂厂长董宝君的事迹
……………沈欣 尖兵文 高丛(13)

永不下岗 永不停步

——记沈阳部队某部重炮连连长孔凡成的事迹
……………映山红 红彤(26)

他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

——记全国战斗英雄鄧顺义的事迹……………石毅(42)

一个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干部

——记图们市人民武装部部长李承龙
……………沈欣 纪军 严峻(52)

更上一层楼

——记沈阳部队某师政委李福学的二三事
……………前卫 凤轩(63)

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记沈阳部队某部炮兵团后勤处长梁隆淮
……………思奇 南山(72)

治病千人，不图一利

——记沈阳部队某团指挥连卫生员常显武的事迹

.....马邦杰 霍汝保 王建华(79)

阳光灿烂照前程

——记沈阳部队某师后勤部副部长朱志惠申请

回乡务农的前前后后.....众 智(87)

“干革命，就要胸中有个大蓝图”

——记原沈阳部队某部八连连长龚善平同志

回乡务农的事迹烈英 华顺 水银(101)

共产党人航程远

——记共产党员、艇长崔庙林

初春的一天早晨，大雾笼罩着黄海前哨的海港码头。某部三中队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一项紧急抢运任务。在中队部里，党总支会议正在讨论：这样的天气，四条艇编队航行，派哪条艇打头好呢？派哪个人带队好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〇四艇，因为这条艇上有一位老艇长，和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就在这时，中队部走进一个人来，他一进门就请求地说：“那一带海区我熟悉，派我出海吧！”

他是谁呢？他就是三〇四艇的艇长崔庙林。

崔庙林一九四八年入伍，一九五〇年部队成立船管团起，就在“三桅”船上当老大。他驾驶木帆船打过美制蒋帮炮艇，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先后八次立功。二十多年来，崔庙林驾驶着木帆船、登陆艇，执行战斗、运输任务，从南海到东海，从东海到黄海，千里海防线上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航迹，被人们誉为“海上勇士”。

崔庙林在登陆艇上当艇长，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如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他仍然保

持着当年“风来张满帆”的那股热情，“木船打炮艇”的那种拚劲，不图虚名，不畏艰苦，不计报酬，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忘我战斗着，全速地前进着。

风来张满帆 浪来顶头上

海上的生活是艰苦的。严冬，小艇的甲板上常常结着几指厚的冰层，舱壁上挂满白霜；盛夏，甲板被烈日晒得炙人，舱里热的象蒸笼。他们出海执行任务，经常同狂风巨浪搏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崔庙林吃苦在前，与战友们风雨同舟，战胜了无数道骤风险浪。

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天上午，海上刮起了六、七级西北风。海面象开锅似的翻滚着。按常规，这样的天气是不能出海的。可就在这时，码头传来“呜、呜、呜”的汽笛响。随后是“隆、隆、隆”的马达声。人们猜测：准是三〇四艇出航了。

猜对了。同志们凭着长期的观察发现：风浪最大时，出海的是三〇四艇；任务最重时，出海的是三〇四艇。三〇四艇总是站最困难的一班岗。同志们说：“没有三〇四艇闯不过去的风浪。”

这次，他们为了把战备物资准时无误地送到海岛，又是第一个破浪出航了。小艇刚驶出港口，大浪就象小山似的，呼啸着迎面扑来，从船头打到船尾，撞击甲板嘭嘭作响，艇身左右摇晃二十多度。崔庙林挺立在指挥台上，海浪打透了

衣服，他好象没有感觉，全神贯注地向驾驶室下达命令：

“正舵，前进三！”“舵正，车进三！”航海兵刘宝林准确地回答着。一个小时过去了，船颠簸得更加厉害。小刘晕船呕吐了，口令也复诵得不清脆了。崔庙林想：“这正是叫劲的时候，我来干！”一个箭步跳下指挥台，走进驾驶室，把小刘扶了下去，自己操起舵来。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小刘渐渐清醒些，又把崔庙林换下来。崔庙林走出驾驶室，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又走进伙房。战士张文才正在做饭。他倒满一锅水，没等下米，被颠出了半锅，再倒上一锅水，照样颠到外面。急得小张满头大汗，心里还一阵阵恶心。正在为难时，只听背后熟悉的声音传来：“小张，你到外面凉快一下，我来干！”崔庙林说着，就干了起来。时间不长，他给同志们做好饭菜。就这样，哪里最叫劲，崔庙林就出现在哪里，从指挥台到驾驶室，从机舱到伙房，尽全力保证航行和照顾战友。经过他和大家一起奋力搏斗，小艇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我来干”，每当环境艰苦的时候，条件困难的时候，任务繁重的时候，情况危急的时候，崔庙林总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从来不含乎，不畏缩。大家都看得出，他把“我”字始终摆在最叫劲的地方。“我来干！”就是他勇挑重担的自我命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份，三〇四艇上坞保养。艇底除锈是顶艰苦的一项工作。这天，战士们都被崔庙林分配干别的去了，他自己却拿起铁锤，爬到船底下，叮叮当地敲打起

来。船底离地面只有二尺来高，坐着蹲着都不行，只得半坐半躺着，有时干脆躺在地上仰面敲。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可只一阵工夫，崔庙林就干得满头大汗。铁锈掺杂着油漆的粉屑落到身上、脸上，被汗水一浸，脸杀红了，眼皮杀肿了，他一点都不理会。战士们发现了，一个个都很感动，争抢着爬进去，换老艇长休息。可是谁也换不走他，只好一起干完。事后，有的战士问：“艇长，你是领导，指挥一下就行了，干嘛老是和俺一起干呢？”崔庙林回答说：“战士、领导都是艇上的普通一兵，你们能干的，我为啥不该干呢？”

一般情况下，他是这样；危急关头，他更是抢挑重担，冲在前头。有一天傍晚，海面刮起八、九级西南风。三〇四艇在某港湾锚泊。几米高的大浪接连向小艇砸来，打得艇首的铁门哐哐山响。几个新战士有些发慌，崔庙林鼓励他们：“别慌，赶紧起锚！”说着，抢先抓起摇把，和几个战士用尽平生力气往上绞锚。突然，小艇上下猛然一动，只听“咔嚓”一声，拇指粗的锚缆被一个大浪打断了。小艇失去主锚，就象脱缰的野马，向后面不远的礁石冲去，再有几米，就要触礁沉船，情况十分危急。“轮机兵，启动车，顶住风浪！”崔庙林高声喊着，马达立刻一阵轰鸣，螺旋桨急促旋转，小艇停止了后退，暂时保住了安全。

第二天，风还在呼啸，海还在怒吼，险情接连出现。崔庙林带领战士们又抛浮锚，又往陆地上带缆，一次又一次地

排除了险情。趁午后落潮时，他毅然决定下海寻找主锚。战士们一个个拉开了架势，要往海里跳，都被崔庙林拦住了。他想，天气这么冷，战士下去冻坏了怎么办？命令大家：“谁也不许动，坚守住岗位。”话音刚落，崔庙林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有个战士推开大家，也跟着跳下去了。两个人在几米深的水里一会浮上，一会沉下，打捞主锚。就这样，从早晨到傍晚，崔庙林和他的战友们，以顽强的毅力，同风浪搏斗了十多个小时，保住了小艇的安全。

身在小艇上 志向在远方

一个北风呼啸的早晨，三〇四艇奉命即将启航。同志们认真地做着准备工作。这正是崔庙林休假的第六天头。大家在想，崔艇长已经四年没休假了，这次说啥也得让他在家安心呆几天，我们要用老艇长传给的战斗作风和航海经验，努力完成这次任务。就在大家念叨的时候，崔庙林突然出现在艇上。望着汗流满面的老艇长，战士们惊奇地问：“艇长，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样的天气，在家呆着，心里不踏实呀！”

原来，在早晨六点多钟的时候，崔庙林的爱人张菊芬一面引火做饭，一面习惯地打开收音机。从广播里听到气象台发出的大风警报以后，赶忙进屋，对正在洗脸的崔庙林说：“老崔，今天有大风。”随着“大风”二字，在崔庙林心头闪出了一串问号：艇上的缆绳加固没有？今天会不会有任

务？他顾不得用毛巾擦擦脸。抓起军装，冲到门外。“要是出航，假就别休了，把衬衣带上……。”张菊芬喊着跟到门口，只听老崔答了一声：“嗯！”衬衣来不及带上，就跑没影了。

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张菊芬摸透了崔庙林的规律：大风警报，是崔庙林战斗的信号。天气一有变化，他就象当年接到战斗命令一样，不管家里有什么事，都要赶回艇上。为这些，开始，张菊芬还想不通哩。她抱怨崔庙林心中没有这个“家”，不理解崔庙林为什么对大海有那么大的兴趣。崔庙林给她忆过苦，讲起旧社会自己八岁就给渔霸出海打鱼，几经死里逃生的遭遇，张菊芬一旁跟着流泪；讲过王国福、杨水才拉革命车不松套的动人事迹，张菊芬边听边啧啧称赞；讲过新党章中共产党员的五条，和他前后入党的张菊芬听着，思考着，连连点头。久而久之，她明白了，老崔想的是千百万人的大“家”，想的是革命事业，懂得了这个，她转变了。过去，一有大风，她替崔庙林担心，现在，一有大风，她催老崔回艇。为了支持崔庙林的工作，她长期坚持收听天气预报，有情况就及时告诉给崔庙林，成了一名编外气象员。

几天后，崔庙林完成任务返回码头，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回去继续休假。时隔九天，海面下起大雾，崔庙林又主动回到艇上，一直在外执勤半个月才返港。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天，十来个节假日，他很少回家。有时家

里有急事，他总是一拖再拖，不了了之。有一次，他高龄的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儿子，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崔庙林几次归港，领导再三催促，他忙于艇上事，一直没有回家。直到母亲要走了，他才赶到家里，打个照面，又急急忙忙回到艇上。战士们说：“老艇长可真是以艇为家呀！”

风无一日止，浪无一时息。斗争生活的考验，往往比人们想的要严峻得多。一九七四年四月，崔庙林患糖尿病，被迫进了医院。在病房里呆着，崔庙林感到是个莫大的痛苦。他想念日夜陪伴的小艇，想念风雨同舟的战友，暗暗问自己：以后还能战斗在艇上吗？有人对他说：“老崔，土埋半截身了，还奔个啥？”也有人说：“身体不好，换个地方干嘛，为啥非在海上呢？”那些日子，他不止一次地翻开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教导，久久在耳边回响。这使他又想起了一位牺牲的战友。那是在一次海战中，这个战友不幸负伤，肠子从腹中脱落出来。他用手推回去，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战斗，但由于伤势过重，牺牲了。临终前，他拉住崔庙林的手，断断续续地鼓励战友们：“继续战斗，……把敌人全部……消灭掉！”有多少先烈连社会主义的面都没见到，就在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他们想的是“把敌人全部消灭掉”，盼望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现在敌人全部消灭了吗？革命到底了吗？崔庙

林越学越想心里越亮堂，他叮嘱自己：船常在码头停泊，心不能离艇靠岸。咱们共产党人的航程还远着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的病情有了好转。他再三要求，提前出了医院。中队领导见崔庙林回来了，个个高兴，但又都为他身体暗暗担心。经过研究，党总支决定，让崔庙林在陆地多休息些日子。可是，常在风浪中闯的人，在平静的环境里是呆不惯的。回到中队的第三天，崔庙林就再也呆不下去了。这天，他一早就到码头管理所去打听，了解到兄弟中队有一条艇，要去三〇四艇执行任务的那个海岛，就悄悄地急忙上了那条艇。当中队领导赶到码头来找他的时候，小艇已消失在浪涛之中。不久，在三〇四艇上，崔庙林的战友们，从隆隆的马达声中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正舵——全速——前进！”

喜看千船过 甘当航标灯

一九七三年春天，执行一段支左任务的崔庙林回部队了。

崔庙林一回部队，给战士们带来了许多话题：有的同志说，老艇长再到咱艇就好了；有的同志说，老艇长到咱艇？战争年代立过战功，文化大革命又立了新功，职务可能有变动；有的同志说，比老艇长入伍晚的职务都比他高了，他还能老当艇长？没过几天，崔庙林乐呵呵地登上了三〇四艇。这已经是他当艇长的第十九个年头了。

有一天，中队长黄守栋来到三〇四艇。黄守栋是崔庙林

当艇长时接来的战士，入伍后在崔庙林所在艇上当过航海兵。现在，原来的上级变成了下级，下级变成了上级。今天，黄中队长找崔艇长谈心来了。他说：“崔艇长，你资历比我长，经验比我丰富，以后就当我的‘顾问’吧！”崔庙林说：“黄中队长，你可不要有啥顾虑呀！过去你当战士，我当艇长，是革命的分工；现在你当中队长，我当艇长，是革命的需要。干革命就不能排资论辈，以后你就大胆管理好了。”简短的几句话，说得黄守栋心里热乎乎的，更加坚定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可是，话好说，路难走。船艇只要出海，难免不遇风浪。一次，崔庙林外出，无意中碰到了一起参军，在某部队做领导工作的老战友。战友重逢，畅谈往事。他们从扛筐要饭谈到参加革命，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谈到如何继续革命，怎样干好工作的时候，老战友问：“老崔，现在做哪级领导工作？”这一问，崔庙林脸红了一下，半晌才回答：“我还是当艇长。”艇长，相当于排长。老战友一听惊奇地问：“老崔，你犯错误了吗？”“没有，……”回到艇上，崔庙林想起跟老战友谈话的情景，扪心自问：“你脸红什么？”对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伟大教导，觉察到自己的“脸红”是资产阶级“官”字的痕迹，应当进一步铲除。于是，他把这件事讲给战士们听，和大家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发动大家帮助他进一步查苗头，挖根源，打一

个决裂旧观念的围歼战。崔庙林在学习中提高了，在斗争中前进了。他通过这件事，联想到许多件事，更加深深地感到：反修防修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需要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必须有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全心全意支持和培养新干部，当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从此，他的胸怀更宽阔了，要求更严格了，行动更自觉了。

几年来，在崔庙林领导过的战士中，先后有二十一人成了他的同级和上级。从这些年轻人的茁壮成长中，崔庙林看到了兴旺发达的革命事业，内心充满着喜悦。黄守栋当中队长以后，崔庙林经常想：他由艇长到中队长，担子是不轻的，自己怎样才能替他使上一把劲，让他把党的事业，中队的建设搞得更好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三条：一是要诚心诚意地尊重新干部的领导；二是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新干部的工作；三是要尽心尽力地帮助新干部的成长。

一天清晨，刚吹过起床号，码头沸腾了。三中队各艇指战员正在出早操。中队长黄守栋从三〇三艇操场转过来，一眼就瞥见三〇四艇的场地上，是崔庙林在带队出操，就刹住了脚步。崔庙林一抬眼，看见黄中队长站在那里，马上下达命令：“立正！”准备前去向中队长报告。正在这时，他发现站在排尾的一个战士间隔距离没找好，不符合队列要求，又喊一遍口令，重整一次队形，直到队伍齐刷刷的，才跑步到黄守栋面前，敬礼，报告说：“中队长同志，三〇四艇全

体同志正在操练，请指示！”崔庙林跑步回到队前，早操在继续进行。

黄守栋望着他那熟悉的身影，回想起往事：一九五六年初，自己初中毕业，入伍来到了崔艇长的登陆艇。从上艇那天起，崔艇长对自己的帮助和培养就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烛光下，他和自己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假日里，他给自己讲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舵轮旁，他手把手地向自己传授航海技术……但是，那时毕竟自己是下级的时候，如今自己变成了上级，他——老艇长还是那样热情地关怀、支持。老艇长啊，你的职务不高，可是你的觉悟真高啊，你真是值得大家尊敬的一位老艇长，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好艇长！

收操了，黄守栋迎上前去，紧紧握着崔庙林的手，好久才说：“老艇长，你太认真了！”崔庙林却严肃地说：“下级尊重上级，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入伍的时间长一些，受党的教育多一些，自己要求自己应该更严一些。”

不久，又一批新战士入伍了。大队训练队因为有其他任务，就把轮训新兵的任务交给了各中队。当时，三中队的运输任务重，人手紧，干部新，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么办？崔庙林暗暗地替中队长着急。当时崔庙林正率艇在外执行任务，为了思考这件事，他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实，经过再三琢磨，他想出了个办法。这一天，三〇四艇刚靠码头，崔庙林就兴冲冲地跑进中队部办公室。一进门就说：“黄中队